

石

匱

書

石曆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高拱列傳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為文不事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又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為裕王、聞 邸受經、有簡及拱、至進講、輒反復辨析、王頗目屬之、又與其

印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迓其間亡所見厚薄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常得重相與推救之以是丞推遷為侍讀學士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監祭酒拜禮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遂與郭朴同入閣辦事嵩既敗階當國李春芳等事階謹側行佞倖若屬吏拱與朴皆階所薦引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為鄉曲而拱以朴蚤貴每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

得其力而人相與懼甚。階微聞之，不悻，而拱以駁貴而騎，每謂階大假言路，為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都給事中胡汝嘉者，與拱有嫌，伺拱益息，時拱未有子，移家近而華門，日伺。上書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上病甚，誤傳有未常拱畫，飲其直合器服，言籍歸汝嘉，以是為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他事類。上蹟不省，階微首報聞，而拱辭辨疏上，亦兩解而已。拱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深文殺我，恨二

人切骨亡何。上崩，當大漸時，階念。上英新類。

高帝獨齋，照土木不已。一時廷諍，得罪首尚，未牽復。欵自登極，詔發之夜，召門人張居正與謀，且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揭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拱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悃。若失。而朴獨昌言於朝，謂華亭謗。先帝可斬也。拱亦相與度和之。遂與階有隙。時汝嘉以察典論款，鄭欽、胡維新法當罰懲。是日朴主筆，乃曰：汝嘉小臣也。

上南即位、敢越法、無人臣禮、且削籍、階度朴、為拱報
讐、而傍觀拱、則已、恐日攘臂、不優言、命既下、諸給事
御史、謂汝嘉謫、出拱指、群上疏、攻之不已、拱恚甚、欲
階撤旨、杖責、階不從、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
中夜不寢、按劔而起者、數回矣、公在、先帝時、導之
為齋詞、以求禴、宮車晏駕、而一旦即浩之、今天結言
路、必遂其藩邨腹心之臣、何也、階愕窒、良久曰、公悞
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結之、又安能使之攻

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取我非倍、先帝歎
為、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集

先帝為齋詞、用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
札問我、拱有疏、願得効力於熙寧、可許否、此札今尚
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拱至階室、謝罪、階出、即
堅卧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憊、留之、拱以登極恩、遷
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拱先出理閣務、而給事御史
合訖階、第勸視事、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

無虛日、拱恨甚、乃搆階二子橫行事跡、投其門生御
史齊康上之、階疏辨乞休、左都御史王廷等、交章請
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為捕齊康遠外、許
拱養疾、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
私拱狀、於是言路移攻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
次年、階亦罷政歸、有山人邵樛朽者、以權譎縱游江
淮間、先以一刺謁階曰、公欲復相乎、階曰、何謂也、曰
公不過二萬金而可復相、階不測所謂、力拒之、揖而

別曰公不為相則不能安毋悔也遂走謁拱亦如前
語拱說其辨與欽而深語曰我故欲之持家貧不能
具曰不必公金所善者陳洪得數行以謁洪金可得
也時洪為大瑞家資巨萬樛朽得拱書謁洪：許之
為畫策謁司禮果以隆慶六年起拱於家使掌吏部
拱日桓馳至京既陛見免奏事承旨仍奏預閣務胡
汝嘉方憂者一夕旬報死而昔之右階為難者人
自危拱乃使所知徧布腹心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

下法司吏議、首便是其害、拱為人、有材氣、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有新忤、觸之立碎、拱既覘上意不悅於言路、遂用友右謀傳旨、下吏部考察、拱乃簡向異拱為難者、盡斥之、以快宿憾、拱但不得遷於階、頭事搜索、會階有家僮徐寔者、以階在朝時、燕中有白蓮教相聚為妖、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徐寔者、階以屬矢、却尚書楊博、悉捕誅之、論寔功、得為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寔罪、下獄、煨

煉俾引階為証反妄殺而不能就止坐寔他事死拱
蓋快：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階之御人陳懿德者
素不悅于階自翰林謫拱其座主也擢為尚賢司丞
懿德乃與同門歸樞程文宋之韓周美等日為拱恫
喝言階以故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
刺客判公矣時：推筭階呈命以媮拱曰階於法當
修死其教亦盡於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
卿規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貨可三萬金

客乃為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無後憂。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指為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帥中，僅取悉還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掄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起其門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於家，為蘇松兵備，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譽，復上書証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者，有賞。于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

是龍皆以微憾為謗書、籍陳懿德以投拱、事大闕、三子皆就繁、僅階留耳、階家清瑗、不可底止、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昧納、而其弟為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于是錦標等、乃數携壺、往為小宴、拱自聞、或吏部歸、即過其第、見而悅曰、若等乃余愷、吾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為恒、乃各進其所私人、拱時且醉、曰、果飲之矣、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押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或有所

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樞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
怒者氣不屬者曰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
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意且恐贊明即召文選即移
蹇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錄以是中外益畏拱
巨測而拱最後時：語客曰日用不給奈何其語聞
諸無賴以下昧納且齎集矣初司禮之首瑞鳳馮保
以次當進拱以舊日恩進用陳洪即樗朽者又力為
洪黃綠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恃之保恨

洪、固及拱、洪固而力為拱內主。然其人以不甚識書、
久之以忤旨罷。孟冲長尚暗者也。以割烹當上意、
拱復為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覺之。拱
故為祭酒。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且相。則
常雄重。不為經常貴人。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
亦委心依拱。而人懼相得。每夜語恒達。而拱不容於
階。居正為之謀。得善歸。其後出居正亦與有令。後合
而傾其同類。且盡階。從固中上書拱。其辭哀。拱心動。

居正亦說由烏鮮蔡國熙所共獄成其長子璫次子
璫其少子瑛家人之生成者獲十餘人沒其田六
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傲旨謂太重令改獄國熙
聞而變色曰彼實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御史汪惟
元上疏謂執政之臣不當為操切報恩仇尚寶卿劉
奮庸譏判益切給事中曾大楚抗章糾拱罪狀三人
皆謫外拱致居正與知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
其事而叱之居正頰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

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筮言稍戢欽司禮
孟冲復忤旨出外保代之穆宗不豫尋大漸拱條
列即位故事上之頗用恣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
旁落尋受其門下給事中御史為諸疏勅馮保時居
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諧居正曰當與公共
立此不世功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
塞遣人報保得為構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
子幼冲欲迎立其御周王以為功而已得聞公爵又

多布金於西宮之近侍，保言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既不遞達，而掖旨遂拱。次日召群臣入聽宣詔，拱猶謂遂鴻保也使。約居正入朝，居正稱疾故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啓而按鴻臚使宣，則遂拱。汗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西史扶携出，以明表從。羸車出宣武門，居正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于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官，拱歸。意忽，不得自問。從古人飲，或

盛服振與從。或束一囊。楚服馮策。或從數十餘騎。游
獵項之有奇。乘人輕入。虢清宮門。馮保得之。置刃其
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使行刺。時保兼領
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保先使四驛。馳詣新
鄭。順指縣官。防拱逸。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
烏致散。拱欲自經。不得。乃出。見縱騎。問將何為。縱騎
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稍自安。居正
初。欲重拱罪。既念非事體。乃微風保。持不肯從。乃

復風布孝，希孝行數萬金，賄保用，且賂三宮左右，當再獻。忽大雷電，保懼，乃畫反其辭，而生其人，以闖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其家以郵典請，為保傳旨，謂供奉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墓如例。已復傳旨，止予半壑，而仍列其過於祭詞，先是其客邵禧，朽騎橫踏燕中，布官爵，居間納賂，且不貨拱，亦厭而畏其口，乃偽為薦之，而廣帥者官以祀總名色，使披金。

緋。久則逐之。携巧益不檢。前後所得金。多費之。偶優
陸博。而所至。把持守令。長短大言無忌。後新鄭卒。江
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屬巡撫張佳胤。捕置之獄。其
嫂語如前。而加甚。杖之百。不動。欲折其足。而不能。乃
教獄卒。使置於檻。以大椎。折之。携巧大歎。說曰。天
殺我耳。豈汝曹之能。至死不屈。

石匱書曰。新鄭銀鏢自用。屢中奇禍。亦是其性氣使
然。而華亭以一言不協。因成仇隙。兩虎相爭。遂無已。

時乃新鄭再正揆席魚肉華亭政用自快而又豈知
江陵之議其後乎烟燭在前螳螂政行愁餘而黃雀
之咏已先及其腹矣仕途如此可不畏哉

石厝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明 劔南張 岱著

張居正列傳

張居正，號太嶽，湖廣之江陵人。少穎敏，紀倫十五為諸生，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國器也。」解所繫犀帶以贈，且曰：「若異時當具至此，不足久涸也。」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兩京關元相砥礪，而居正夷然不屑。

也。潛求國家典故，興政務之要切者，表之而時；稱
老幼以爲能得其用，諸老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
推許，遂得授編修。居正爲人頌而爲眉目美鬚；幾
至腹沈浮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忌徐階
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其門
生自喜容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
桃僵耶？」亟去。母奪吾門衆稍莊憚之。嵩顧亦稱居正
父之遷石春坊，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

嚴亡所寬假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運理坊
事遂侍榻卽構請王頓賢之卽中貴人亦無不歸
居正首而李芳教從問書義頓及天下事身進右諭
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典都志進侍講學
士領院事徐階代萬首輔每事多引以共謀尋遷禮
部右侍郎兼學士月餘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充世宗實錄總裁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
加少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具登進之

遠雖張挂不能通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
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
賢。郭朴疎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得
志於言路稍絀。尋引去。居正最後科。獨謂輔相體當
尊重。於朝堂倂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
輒中的人。是以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
春芳代。居正意抑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焉。趙貞吉居
居正下。然自負長策。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

嘆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之與中貴人李芳輩
謀召用高拱保領史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
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
上疏言六事其一同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
故事張星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
議行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悉勿疏草多委之如敕
給事石星御史屠仰庀俸取戶部金三十萬請星太
子出閣講學草皆出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

貞吉毀士僭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其機發于居正
居正故所獨尊者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當懲
者春芳頓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
春芳具如居正語而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司禮曰
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結言者須詢罰芳請於
上改停三月俸春芳詞得之恨居正而不敢發後諸
閣臣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甚北園
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

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進運極殿大學士、
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帝成、又加少師、徐階居正
受業知己也、以忤拱、喉言路攻擊、必欲殺之、階三子
下撫、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為拱
言階、一旦巨測、公負薄僚、友名拱、稍心動、而居正復
為拱按居、間得稍緩、拱之客、乃構於拱、謂居正納階
子三萬金、賄拱、心銜之、一日言及居正、多子、乃謂曰、
造物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累、願為衣

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
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
以故兩目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以居正
過間拱都給事中宋之韓具疏且論居正草成居正
知之走見拱或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恩遂我耶拱
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
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
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八部以某省恭政

補之韓而致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
陳洪孟冲炳司禮而抑馮保保銜之時尚寶卿劉春
庸給事中曹大莖皆所論拱獲罪或云居正寔使之
或云獨大莖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甫視朝
忽馳而下且躡于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
不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
群臣日詣閣問安 上方卧蹶然與肩與至內閣居
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撫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

結父之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上有不測為處分十餘條。札封投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迹之。則已入笑拱亦不知為何語。第恚甚。至閣詰居正曰。昨奉封之為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監何也。居正而發亦不能答。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撇我拱淺謂寔然不復置臆而。上崩拱與居正具遺詔草拱

復自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敘司禮、權歸內閣、馮保銜
之、拱復、族所善、言官四五人、別疏論保、謂必下拱、撤
旨、逐之、而居正、陰與保謀、取兩宮旨、逐拱、狼背去
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
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那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
正、頌首泣謝、謂國務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
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上曰善、時
上冲幼、虛己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為

已任中外想望。幸來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然，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上。上召群臣廷訪之。百僚悚息，聞經廷為知經廷事。修世廟寔錄為總裁。尋加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上疏三辭不許。賜白金文幣。復力辭前命，乃許之。居正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史寔、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夕奉行如疾雷迅風、方快意。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

之中朝委喪而天下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
法祖時然國公朝弼教犯法當違朝議難之以為朝
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迷恐失諸夷心居正懼
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
其死而弼之南京居正日侍講惟請上御日講三
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小故罷居正在文華殿後東
偏張小煙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官即避出
言單方入居正在直廬偶感病上御煖閣調椒湯

賜之、或看御膳。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
角試其涼暄。隆冬、詔以增教管鋪地、恐其足寒。隆禮
若此、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樞殿大學士。是年為居
正建第江陵、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
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千金
為資費。凡三載而成。南京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
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奪職。御史傅應禎結言之尤
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

於上謂此曹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下錦
衣遺杖而成之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杖且索贖亦
遺捕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居頃近教判得陰
事而惡之抗章極論其點橫居正怒甚見上俯伏
而泣不肯起上為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吾為
建臺覓其欺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杖百遠
成之時物論頗謂居正不自安具疏為解得不杖
奪職還里客有質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愛

穎曰、不過米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為未
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閣、故事入內閣者
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辦事、不款夷
之際、佐也、於是四維恟、若屬史矣、五年丁丑廷試
居正子嗣修、次名二甲第一、既進御、上啓姓名、後
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上寵遇已極、
而居正時作偈、悔一日、上在經筵、讀論語色勃如
也、採北音作背居正、思從旁厲聲曰、當作勃矣、上

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見者謂居正有恭乘之萌、而
不自覺也、居正天質刻薄、好申黜法、以智術取下、而
士大夫之險惡者、爭投其意、九事採切天下怨之一
日、奉聖母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善、暫免行刑、居正
執奏不可、上曰、聖母奉佛、故不思耳、居正對曰、佛
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剝燒吞磨、其慘更甚於行刑、
上大失諭、勿傳、其殘忍類此、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
旨、慰諭、陰責甚厚、未幾其父封少師、文明卒、上遣

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聘贈
有加上如恩居正雖踰於他相然未嘗有意留之
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上冲年不能
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遂以奪情之說進居正惑
之乃陽上書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回留之時識者
皆以為非然而不敢頌言之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
志舉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敦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
懋學移書幼孜責使諫止幼孜唯而已用賢不能

平約中行具疏請教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
外郎文揚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僥利及居正他事疏
上留中馮保蓋欲取居正指擬加重辟王錫爵往質
疾折持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上強留我而
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亦在我且自刎矣錫
爵出進士郭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
欺人偷何以帥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
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上已下肯延

杖糶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油。蔬。草。入。左。掖。門。觀。諸。臣。死。縛。血。而。中。不。為。懼。疏。上。而。中。以。壯。之。得。旨。杖。戍。如。糶。思。孝。皆。瀕。絕。而。獲。時。琴。星。從。東。而。方。起。長。日。天。人。情。洵。久。不。曉。有。奪。情。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寔。慮。之。街。議。卷。適。至。作。謗。書。懸。之。而。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群。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為。保。為。請。於。上。宣。之。朝。誦。稍。

息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瑞魏朝侍傳
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浩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
治葬居正請不造朝以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
筵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日給計直反踰於
常俸始居正自瑤編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押
圍彈霍欽之者以爲有提相姚元之風居正亦稚自
負不世出自爲劉臺等所適志意恍惚至是始知天
下之不見與思以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前成化朝李

賢奪情。雖偷疏非之。居正復有是舉。薦紳先生傳錄
偷疏。然幾貴。居正知之。恨曰。雖偷小監子何所知。其
當當抵廁中。亡何。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
皆勅臣主之。而首輔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
聖亦疑之。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易。吉。居正監其事。
乃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斬即暫時吉乎。於是居
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九十餘日。始給事中李涑疏。

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今業比
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
幸、使之居正雖甚、惠詠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
處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常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
諸中貴之欲得之也、思以爲恩、而呂調陽及馮保等
皆加秩、廢叙、而身力辭之、以釣奇、先是、上所賜札
稱元輔、或稱先生、至是始蒸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侍

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居為帝者師且引贊拜
不名之禮隱然無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
上而卑於馮保即陳峯所不掄也居正見人情已定
乃始乞歸葬再疏始乞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範
白金為印記曰帝眷忠良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
得塞封言事 上成閣臣呂胡陽等有大事毋得責
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復請見於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忍而

凡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上
以大婚之後宜得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哭上
亦為之墮淚為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厚賜之
出國門道中貴張宏供帳郊外以饒百官皆班送於
是所經繇有司訪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恭
用凶禮則歸曰雖傘慢執事與臺胥隸之徒皆具素
服以俟而居正以違將所饋遺兵器羅列某衛千官
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恐更易禮彩

一新。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
士也。馳至江陵。解紗帽。出麻冕。戴之。已復加經伏哭
蓋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于庭。良久。太
夫人出。復伏哭前。竭致慙。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閣。侍
居正所。松弔以役者也。太夫人脫而謂陳君。幸一瞻
睇之。瑞起立。揖問曰。陳瑞安能為公。重如公。乃
能重陳瑞耳。公。者。中貴之尊稱。臧獲見而呼者也。
太夫人為之怏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

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平集會奏聘遺不
可勝計有同年御史官業者罷父矣與居正改善系
會墓至墓所曰此二塔與言春語居正吾相地多毋
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赴之去既墓
畢共傳副使與分守間帥約靖居正聞採用大帥禮
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繡以御禮成大出
其金帛勞使加等時遼東績奏大捷上復歸功居
正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上疏以母

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後上道於是內閣西都部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衛官馳傳往迎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上前所經絲蒲泉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撒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矣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干俎饒厨傳居正所坐步攀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西廡各一鹿童侍立為

揮筵炷香几用卒三十二昇之州邑却牙盤上食水
陸適百品居正不易下箸而真定守無錫人獨能為
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語聞吳
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道經家王出候折簡要居
正宴會與人臣雖貴極公候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款
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
三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居正始過而陽唐王亦如
之諸撫臣爭相效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

為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正既過、貝卿抵部、外詔遣中貴宴勞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鹵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休沐十日、而後入閣。當居正之歸日、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恐獲罪、上書移病歸。陳炯論亂、應元斥為民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炯阿附權臣、其辭峻。詔奪用汲官、及秋中

貴奉太夫人所經蹕游步皆設席至張綵幔徐州兵
備副使林紹至身馳挽船卒中為之築護將抵京
上遣司禮却迎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
過觀者如堵上與兩宮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
禮所賜之隆盛前此未之有也居正權傾天下其所
用要路非其私人即其門下士於是六曹科道咸傾
心事居正雖對妻子床第及酒醉夢嚙無不稱居正
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用漸謂常談則直進之

舜尚而后正亦恬然不以為駭至中允高啓愚試士
遂以舜亦以命禹為題議者喁喁以啓愚為勸進矣
居正服除上宣召手敕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
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使中貴人張宏引見仁聖
慈聖而太后慰使尤至甫就職吏部舉居正守制歲
月為之請十二年考滿加恩復再辭詔言卿之所處
恩義兩全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卿忠孝大
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答特優當會

試居正二子懋修敬修俱登高第居正扈 上謁請
復職即具疏乞休中云并手脩首歸政則德然獲子
明碑凡再上而 天子憇而懇切最後手書稱懋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補爾歲
至三十而後尚處先生母後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
修即狀元及第矣敬修得禮部主事懋修嗣修共列
史館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諺齋而粘之宮牆
居正門下客王象曾省吾等矯橫日甚南北給事御

史傳作冊王蔚秦權李遂米建顧爾行等為之牙爪
而作冊建尤恣肆而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疏言時
政陰詆居正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譴
之是成其名也國光請為公任怨乃出世卿為藩國
長史尋以大察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思孝元標等
已遠戍國光皆中以考察之例杜其再用劉臺復以
他事陷之戍尋賜殺之吏部又以十二載考最請加
上柱國太傅文伯爵休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休自受

太傅明與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皆驚恠以爲且封公侯。如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閭臣張四維等。若不侑與稱家者。四維等事之益謹。無幾居正遂已得病。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書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醮祠廟。爲居正祈禱者。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賂其家人以達。取一啓齒而已。上始令四維等理

石齋書

卷頁六十五

居正別傳

六鳳齋堂

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猶自
力其後愈甚不能起閣然而不使回維等奉之一日
回維時行往候問居正厲聲曰我病當歸卻元標可
起用矣回維答曰誰敢用之踈踏而出遶東復以大
搜閣居正遂進太師居正病益飢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優詔慰留稱爲太師張太薇先生居正度不
起而上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厲蒲戩梁夢龍
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復薦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

蒙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為奸邪。上為結之御屏。
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
一言。以貌羸甚。忠人見之。卧惟中。至明不用。登家人
恠而發為。則氣絕矣。訃聞。上愴悼。親朝。賜祭九壇。
復增七壇。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壘。遣官護喪歸里。
喪輿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
不絕。居正卒。後馮保益恣肆。先是。上所幸中貴張
誠者。見忠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客詞保所

馬及居正至是誠獲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
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保又止上印
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罪其與四維善者
泄之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保請違
法事上遂執保安置南京而籍其家保金銀百餘
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若用稱是內藏
為克收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藏積益不可計外頗
風聞而新進給事御史遂以攻擊居正為亦有論劾

其三子躡取上第者悉削籍爲編氓御史揚四知發
居正罪忠語頗峻于是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監而
王篆曾者吾未建陳瑞軍母不斥削朝班一空吳中
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
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且謂居正以私謀成遷
庶人憲卿欲遷庶人之妃因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
產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上喜以可立籍居正乃
命司禮監張誠及刑部侍郎丘構往籍其家併勘故

構王憲卿事張誠等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
而剝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其子女遁避
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斃死者十餘人皆為犬
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
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伏等三十萬金
於曾省吾王篆傳作冊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懋
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
大臣合疏請小緩之于是詔留田千畝以贖其母省

吾等退寇亦稍緩御史丁此召復進諭科場事謂高
啓愚以奔馬題為婿居正策禫受奪啓愚職焚其告
身其機言官復攻居正不已教法司盡削居正官籍
奪所賜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剝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揚子嗣修俱發戍瘴地

石璽書曰江陵有相才無相量其根訪紀綱駕馭中
貴 神宗方冲幼十年之間蓋亦賴之弟其生平學
尚申韓而內又多悲自奪情以後益與正士為壘日

引群小橫行胸意一切務為奇刻聚歛海內人心洵
洵思亂至死不悔可哀也哉